

帝王书

下

星零 著
XINGLING WORKS
DIHUANGSHU

我们的记忆
与号角兵刃相向
叠出纷拏的硝烟
苍玄的三途河
我见苍色的堤岸
初临了菖蒲
却不见十年前
你迢递的眉骨。



手机阅读



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
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帝王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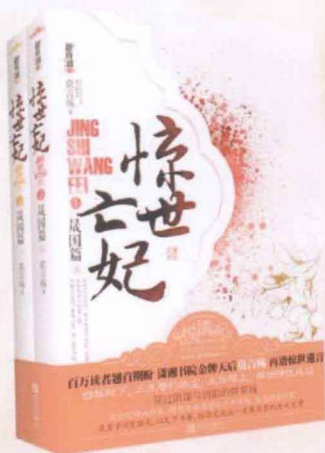
XINGLING WORKS
星零 著
DIHUANGSHU

下

在时间的洪流尽处，
粹元，我唯愿你能将所有悲伤植成静谥水草，
永无须打捞。

图书馆
章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

白梨树下，三生誓约染尘；朱弦琴上，两世情仇成焰

百万读者翘首期盼

潇湘书院金牌天后**莫言殇**再谱惊世遗音

穿过阴谋与剑影的修罗场

是亡妃踏血归来，

将前世在苍碧江水中淬炼，矢志昭雪沉冤

是皇子同室操戈，

以天下为筹，陪你完成这一生最漫长的失之交臂

作者：莫言殇 / 定价：59.80元（全二册） / 出版社：青岛出版社

四叶铃兰新作敬献

绘《醉美天下》，诉情《帝无欢》。

《江山如画》后，《落月迷香》前，
《如花春梦》仍在，今夜星光似往年……

古言篇篇浪漫佳作，回首点看，伴你多少锦瑟流年？
情已生，不能灭！古今爱恨多少？自在心间……

作者：四叶铃兰 / 定价：29.80元 / 出版社：青岛出版社



风烟乱 战火起 帝星落 诸侯崛

国难当头，她拔剑而起，弃江湖，入战场

她最终能否捍卫自己的誓言，保护家国百姓？

且看来自异世的她，在群雄争霸的乱世中，

如何英勇杀敌，如何俘获帅哥美女的心。

大放异彩，叙写传奇！

作者：小妖重生 / 定价：79.80元（全三册） / 出版社：青岛出版社

小说阅读网巨神级作家**安知晓**虐心言情经典巨制

错嫁姻缘，棋定终身。

他将她视作骨中刺，她将 he 看成掌中针



绝对
超值
完美
典藏

- 她是狠戾毒辣的瑶光夫人，
- 还是有口皆碑的绿芙小姐？
- 他是谋算乾坤的楚景沐，
- 还是专为一人的东方情？

这一场盛世杀伐，

所有人都在赌，有人赌情，有人赌命！

作者：安知晓 定价：59.80元（全二册） 出版社：青岛出版社

金牌“后宫小说”作家**水未遥**

《烟娇百媚》后，又一力作

宫闱纷乱，尔虞我诈，

他怀着柔慈的呵护之心，解她于危世

内局倾轧，吞血噬骨，

她带着复仇的杀戮之心，杀人于无形

《绣宫春》续集再造传奇

作者：水未遥 定价：29.80元 出版社：青岛出版社





战火硝烟，迷乱的不仅是天下，还有人心……

若说无缘，他们偏偏在人海中相遇；

若说有缘，她和他之间，却有太多的血和债！

起点超人气作家 **离落城** 强势打造系列顶级大作！

权术场上，到底谁才能掌控天下？
爱情又能否简单地用“喜欢”两字支撑？

作者：离落城 / 定价：79.80元（全三册） / 出版社：青岛出版社

这一次，我会把你教给我的谋划与谎言，如数奉还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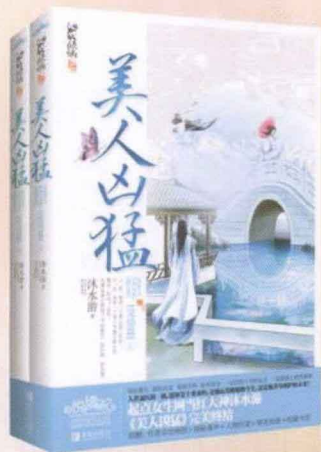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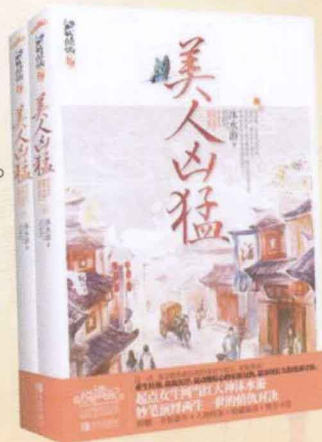
重生红颜，商海沉浮，

最动魄惊心的家族复仇，最深切长久的虔诚守候。

起点女生网当红大神沐水游
妙笔演绎两生一世的情仇对决

附赠：全新番外+人物档案+收藏海报+唯美书签

作者：沐水游 / 定价：59.80元（全二册） / 出版社：青岛出版社



劫后重生 情仇对决 家族夺利 皇权纷争
一记迟到十年的反击 一笔破晓之前的清算

起点女生网当红大神沐水游
《美人凶猛》完美终结

人世逼仄的一隅，能够卷土重来的，
是她运筹帷幄的今生，还是他舍身相护的未来？

附赠：作者亲绘萌图+精美海报+收藏书签
神秘番外+人物档案

作者：沐水游 / 定价：59.80元（全二册） / 出版社：青岛出版社



倾国医女 盲眼皇子 候半生烽烟 许一世欢颜
妙手锦心 挥斥方遒 借恸天风雨 书山河无限

若我决意为你涤尽九州纷争，
你会选择执手笑看，抑或远望当归？

虐情天后 **寂月皎皎** 暖爱回归大作
一幅关于抉择与记认的江山长卷

附赠：独家番外+精美彩插+收藏海报+唯美书签

作者：寂月皎皎 / 定价：59.80元（全二册） / 出版社：青岛出版社

潇湘书院当红新锐作家 **蝶雨蓝梦** 倾情力作

莫言殇、竹宴小生、月出云、西子情、沐水游

五大言情花旦联袂推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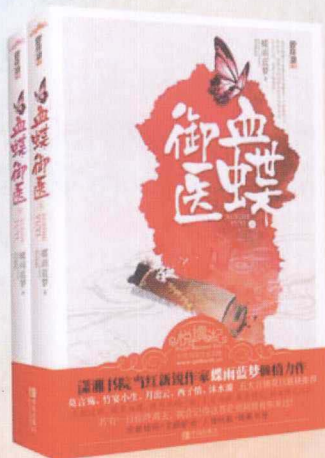
王朝遗孤 破茧血蝶 敛尽花明叶暗

元灵为劫 琴音作引 铺就烽火江山

若有一日你终离去，我会记得这苍茫世间曾有你来过！

全新结局+主题歌词+人物档案+精美书签

作者：蝶雨蓝梦 / 定价：59.80元（全二册） / 出版社：青岛出版社



“浪漫凄婉”派掌门人 **水夜子**
倾情打造最好看的古装版“潜伏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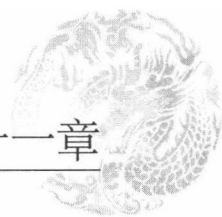
倾国遗孤成为他人夺权工具，
十年隐忍，却痴心付错！

芙蓉暖帐，一朝承恩，竟不知那一咒噬魂，
她失的是人，他却丢了心。

命运交错间，究竟他是她的天，还是她是他的命？

作者：水夜子 / 定价：59.80元（全二册） / 出版社：青岛出版社

第二十一章 入局



第二日清早，在临西府知府的恭送下，太子行轅悄然起程。

不愧是在朝堂混得如鱼得水的一朝太子和上将军，装傻的功夫可谓不分伯仲。两人一前一后走上马车，面容平静，互相问了声好，然后一个酣睡，一个看书，和气十足，仿似昨晚临西河畔的对话只是幻梦一般。

时至傍晚，临近化缘山。

任安乐醒来，见韩烨面色冷沉，马车外气氛紧张，遂掀开布帘看了一眼，“可是化缘山出了事？”

韩烨点头，“郑统领昨日传信，说今日会在化缘山外的丽水镇等行轅前来。刚才侍卫来报，跟随郑统领上化缘山的一百人到现在还未下山，山上的武林人士也突然隐迹，想是出了事。我已经派侍卫入山查探。今晚我们先在丽水镇外驻扎，等消息来了再说。”

原本以为这一趟不过是应付了事，却没想到化缘山会陡生异变。任安乐道：“山上皆是高手，我让苑书走一趟。以她的武功，应付此等事会方便很多。”

任安乐掀开布帘，正准备让苑书上山，哪知苑书摆出沮丧的表情，朝韩烨撇撇嘴，“小姐，殿下刚才吩咐了，我不能离开小姐一尺之距。”说着，她朝窗口方向挪了两步，煞有介事地道：“好像远了点。”

任安乐啼笑皆非，转头道：“当初在沐天府我如此吩咐过长青，可他好歹也是我的人。殿下现在未免喧宾夺主了。”

“你的人？”一整天风轻云淡、连听说化缘山出了事也没皱下眉头的太子爷闻声抬头，眉一挑，“你一个尚未出嫁、待字闺中的大家闺秀，以后这种浑话休得再说。”

“哟，一个杳晃里蹦出来的女土匪，什么时候在殿下眼里成大家闺秀了？”任安乐叉着腰，蛮不讲理地顶撞。

韩烨见她一副无赖的模样，放下书，板着脸道：“待回宫后，我让安宁的教养嬷嬷入将军府一趟。”

任安乐被噎得说不出话来，表情讪讪的。不知怎的，自昨夜恭贺韩烨成婚后，她在他面前总有些气短的感觉。

任安乐自诩堂堂巾帼，心怀愧疚本不是常有的事，但此时偏偏对着最不可能的一个人恰生此心，唉……

深夜，韩烨和任安乐坐在帐中听上山查探的侍卫回禀，“殿下，山上戒备森严，我们近不了山顶。郑统领现在踪迹全无，我们只查探出各派都在召集弟子赶赴化缘山。殿下，可要将周围驻军调入化缘山护驾？”

化缘山山势诡谲，后山乃万丈峡谷，深不见底，易守难攻。若众多武林高手聚集那处，势必成为大患。

韩烨摆手，“江湖中人热血当头，调军队过来只会适得其反。”

“苑书，去山上走一趟。”任安乐吩咐，见韩烨欲反对，又沉声道：“山上各派高手云集，一般的侍卫尚未靠近山顶便会被他们拦下。事急从权，他们还不敢对我们出手。”

韩烨沉思片刻，点头。一旁站着的苑书见自己终于有了用武之地，呼喝一声，瞬间不见了身影。

时近凌晨，苑书还未归来，营地的守卫渐渐松懈。十来个黑衣人悄悄潜进，片刻时间，外围的将士倒了满地。这些黑衣人招式各异，无一不是高手。

黑衣人靠近正中间的两顶大帐时，被察觉了他们行踪的东宫侍卫拦住。两方缠斗在一起，侍卫虽尚能自保，出手却没有黑衣人老练，拦不住他们。

东宫侍卫颓势渐显时，三支利箭划破长空，越过侍卫，直直射在黑衣人身上——箭无虚发，且都只伤其右肩，损其武力，却无碍性命。

因这突如其来的三箭，黑衣人皆眼露惊骇，退到营地边缘。他们朝利箭射来的方向看去，感觉有些不可思议，朝廷中居然有人能将他们其中的三人同时逼退！

待看到从大帐中走出的人时，众人俱是一愣。

行出的黑衣青年神情威仪，额上束冠，袍服上的四爪金龙跃然欲飞，一见便知是大

靖太子。站在他身旁的素衣女子手握长弓，竟是射箭之人！

“诸位皆是武林名宿，何以做此宵小之举？”韩烨提起内力，朗朗之声响彻兵营。

黑衣人对看了几眼，知道今晚所图无望，手中长剑尽出，卷起剑气朝韩烨和任安乐袭去，然后反身后退。

“我们宵小之举？此言不敢，还比不上太子殿下屠戮我各派弟子的恶行！”略带愤怒的老者之声从黑衣人中传来。待尘土散去时，一千人等早已消失。

这群人刚走，苑书就回了大营，见营内满目疮痍，只撇了撇嘴，走进帐内。韩烨和任安乐沉着眉，正襟危坐，正在等她。

对二人行了礼，苑书脸色有些凝重，“殿下，山上出了事。”

“各门各派的弟子都被伤了？”韩烨问。

苑书一怔，朝韩烨竖起了大拇指，“殿下果真了不得，能掐会算未卜先知啊！”

韩烨眼皮一抬，“你上去查别人，别人也下来掳人了。”

苑书闻言，双眼一瞪，“殿下，您没事吧！”

一本书突然从一旁砸来，堪堪落在苑书头上。只见任安乐沉下脸，喝道：“臭丫头，你是吃哪家的粮食长大的，怎么不担心担心我！”

“这不是还没轮到问候小姐您嘛。”苑书嘿嘿笑着，躲到一旁。

“放心，你家小姐一夫当关，那群人都被她吓走了。”韩烨打断了这对主仆即将上演的全武行，朝苑书又道：“刚才来偷袭的只是几派的高手。若是那些门派里隐世的老怪物来了，才是真的棘手。苑书，山上到底出了何事？”

苑书端正了神情，回道：“殿下，我上山查探之后才知，昨夜郑统领上山和各派掌门相谈甚欢，本来他准备今早便下山，却不想一夜间各派弟子有半数被屠戮于山中。逃出来的弟子皆言被骁骑营的将士偷袭，各派掌门大怒，欲将郑统领一行关押。郑统领不从，打斗一番后，我方将士死伤无数，只有郑统领和几个贴身侍卫活了下来，现被关在山顶的寺庙里。”

苑书此话一出，韩烨和任安乐才知道此事远比他们想象的严重。能被各派掌门带上化缘山的皆是其精锐首徒，这样在山上无辜惨死，等于断了门派未来的香火，也难怪这些武林名宿会蒙面夜袭帅营。

“看来是有人故意乔装成骁骑营的侍卫，劫杀了各派弟子。”韩烨皱起眉，“能对这些动手，隐在暗处的人身手必然不低。”

“此事必须尽快解决，一旦那些老顽固下山，见徒子徒孙被杀了个精光，不反了朝廷才怪。”任安乐淡淡道。

韩烨点头，沉吟片刻，朝苑书道：“苑书，我修书一封，你替我送上化缘山。记住，这次要正大光明地上去。”

见韩烨展开信笺就要提笔，任安乐道：“若是肯和我们谈，刚才这些人也不会只留下一句话便愤然离去。江湖历来游离于朝堂之外，一封书信怕是很难让他们改变主意。”

韩烨写完，抬头道：“我自然不会以大靖太子的名义去写。”

任安乐微微一怔，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净玄大师入室弟子的名头，在武林中还有点威慑。”韩烨笑笑，朝任安乐看去，“你这一身武艺想必也出自名师，不如一同落个款，也好让他们掂量着点。”

苑书一听这话，紧张地朝任安乐眨眼。任安乐扫了她一眼，苑书忙捂住嘴，讪讪退到一旁，盯着地面不敢再动。

“不了，净玄大师的名讳一出，哪还容得下其他人班门弄斧。苑书，将此信送上山，尽快回来。”

苑书领命而去。

任安乐看向韩烨，“能提早入山埋伏各派弟子，且装扮成骁骑营的绝非等闲之辈。这些人的来历殿下可知？”

韩烨面色微有嘲讽，“引起两方争斗，坐收渔翁之利。若幕后主使要的是我的命，不过是为了皇宫里的那把椅子。”

帝位争夺，向来血流成河。只是不知道这次前来搅局的，究竟是五皇子还是九皇子。

任安乐心想，这一国储君做得也实在不容易，遂胡乱找了句话安慰道：“殿下不用担心，臣定护得殿下万全，让殿下平平安安回京，高高兴兴做新郎官！”

这话一出，韩烨投过来的眼神立刻让任安乐住了嘴。她笑得有些尴尬，摸摸鼻子，摇晃着逃了出去。

回到帐里，任安乐不顺心地往榻上一倒，踢开毛毯，眉毛鼻子皱成一团。

格老子的，不就是给你塞了个媳妇儿嘛！放别人身上那是三辈子修来的福气，我内疚个啥！

第二日清早，韩烨收到了一封从京城送来的密信。

此信八百里加急，烫金封印，落款人是赵岩。

韩烨屏退信使，手指轻叩桌面，眼底划过微不可见的迟疑。

这些日子他吩咐赵岩去查的只有一件事——彻查安乐寨，还有任安乐。

若是打开这信，所有的过去都会被掀开，连那场掩在记忆里无能为力的杀戮和背信也会……

韩烨猛地睁开眼，用力攥紧信封，手背显出青白的印记。终于，他稳住有些颤抖的手，缓缓撕开金印。

苑书从山上下来后，马不停蹄地直奔大帐，却不想被大帐门口脸板得一本正经的侍卫拦住。她转了转眼，正准备搬救兵，任安乐已经走了过来，“殿下还未起身？”

时至正午，化缘山上情况不明，韩烨到此时还未起，着实稀罕。

“进来吧。”侍卫正欲回答，略显疲倦的声音在帐内响起。

任安乐有些诧异，掀开布帘走进，瞧见桌前立着的人，脚步顿住。

韩烨白袍黑靴，腰间卷着软剑，头发如武林人士一般束起，正朝大帐门口望来。他整个人站在那里，全然不见平日的皇族贵气，直似一把重刃无锋的铁剑。

仅仅一夜，任安乐只觉面前站着的人像是突然瞧不清了一般。明明是一副温润带笑的模样，却内敛冷锐，整个人透着疏离和淡漠。

“山上各派的掌门如何应答？”韩烨抬眼朝苑书看去。

苑书显是没见过这样的韩烨，敛了嬉笑的表情，规规矩矩地道：“殿下，山上五大门派齐聚。各掌门见了殿下的拜帖，说他们不会下山，但允许殿下带两个侍卫上山解释。”

“张云、赵擎，备马，和孤上山。”韩烨皱眉，朝帐外吩咐了一声。

任安乐当即反对，“殿下，山上高手众多，你不能……”

“不用多说，你在营里等着。有师父的名头在，他们不会轻易动手。”

“韩烨！”见韩烨抬脚就往外出，任安乐拦住他，头一次在人前直呼其名，“谁都知道净玄那老头子躲在泰山闭死关。山上的那些掌门和你齐辈，不敢动你，可等那些老怪物来了，见徒弟徒孙死了个干净，不劈了你才怪！”

韩烨转头，“安乐寨的老寨主本事再大，也教不出敢将天下武学宗师称为老头子的弟子。安乐，中原不比晋南。记住，祸从口出！”

任安乐一时情急，知道自己差点露馅。她尴尬地咳嗽一声，却不肯让开，“这次摆明是有人从中作梗，想坐收渔翁之利。你单独上山太过凶险，我和苑书陪你去。”

“不行。”韩烨想也未想，断然反对。

任安乐跟没听到一般，拿起挂在大帐上的长弓，掀开布帘。

“张云、赵擎，我们走后，你们即刻拔营，守在山脚。山上若有异动，随时攻山接应。”她跃上马，朝韩烨望去，“你拦不住我，要不和我一起上山，要不我和苑书把你打趴下了，我们再上山，殿下，你选一样吧！”

大营内外鸦雀无声。四周将士望着马上威风凛凛的任安乐，朝脸色冷沉的太子爷瞅了一眼，大气都不敢出，悄悄埋下了头。

“张云！”韩烨看向张云，眼底摆着两个字——夺马。

“殿下……”候在一旁的张云朝韩烨瞥了瞥，一副无能为力的小媳妇模样。谁不知道任将军在殿下您心中的分量，我是活腻了才敢上前夺马啊！

“安乐，山上不太平。”韩烨使唤不动手下，只得自己开口。

“我知道，你是一国储君，你的命比我的重要。”任安乐勾勾嘴角，俯下身，手差点杵上韩烨的下巴，“韩烨，我们一起去。”

伸到面前的手光滑修长，不是他瞧惯了的娇弱姿态。对上任安乐坚定的眸子，韩烨叹了口气，突然抓住她的手，跃上马，面不改色地在她耳边落下一句，“走吧。”

热气扑面而来，任安乐毫无防备地被抱了个满怀，老脸罕见地一红。见营内侍卫神情古怪，她咳嗽一声，朝张大嘴的苑书愠道：“愣着干什么？还不上马。”说着甩鞭离去，身后一片尘土飞扬。

“哦……”苑书拖长腔调应道，也飞快跃上马，紧紧跟在二人身后，露出看好戏的笑容。

想不到这个在晋南已将脸皮锤炼得忒厚实的小姐，也会有担不住的一日。

自古国色倾城，太子殿下这份儿上的人物，倒也不枉小姐为之万里奔波了！

三人一路皆是沉默，至半山时，被守山的武林弟子拦住。

“太子殿下，”领头的青年走上前，抱拳道，“在下青城派鲁文浩，师父有交代，若殿下应诺前来，便让我等带殿下上山。殿下请下马。”

韩烨颌首，朝四周看了一眼，青城、武当、三清观、南宫世家、永慈苏家五大门派齐聚，确实不容小觑。他从容地从马上跳下，将手伸到任安乐面前，“安乐，下来。”

马背离地不过半米，任安乐古怪地看了韩烨一眼，搭着他的手从马上跃下。她足不染尘地拍了拍裙摆，站在韩烨身旁。

听到韩烨的称呼，众人这才知道陪同太子前来的居然是这些年名声斐然、跃居朝堂一品上将的任安乐。江湖草莽素来难以立足朝堂，任安乐以女子之身做出这番毫不逊于男儿的作为，云夏之上，自古以来还是独一份儿。

“殿下，请解佩剑。”韩烨带着二人往前走，鲁文浩冷不丁拦住他们，沉声道。虽

然他面上瞧着很是恭敬，动作却有几分无礼。

除了青城派弟子，其他几派的领头者见此情形，面色皆是一变。

武当首徒柳行正欲上前，韩烨漫不经心地将手负在身后，朝苑书看了一眼。

只听得一道振聋发聩的娇喝声猛然响彻山林，众人见太子身后跟着的丫头如离弦之箭般冲了出去，一阵风卷残云后，青城派弟子皆横七竖八地倒在了地上，手中长剑散落满地，号叫连连。一向桀骜难驯的鲁文浩被那丫头一只手举在半空，动弹不得，面色青紫。这女娃的功力毫不逊于早已成名的武林前辈，但她显然只有十五六岁，有此蛮力，实在令人匪夷所思。

“即便是你青城派掌门在此，也不敢取孤之兵刃，遑论于你。”韩烨淡淡瞥了鲁文浩一眼，未再理会众人，抬脚朝山上走去。

任安乐勾了勾嘴角，跟在他身后。

苑书一把扔了鲁文浩，施施然跟在两人身后不远处。众人忌惮她，只敢亦步亦趋地在山中慢行。唯有被留下的鲁文浩站在原地踟蹰半晌，终是没脸跟着各派弟子，强自压下眼底的怨毒，领着受伤的青城派弟子，转身从另一条山道急速上山。

化缘山三面皆为峭壁，只有几条偏僻的小径直通山顶。山顶上有一座古静清幽的小庙，外间称之为“化缘寺”。此寺素来只有一位年迈的方丈和两三个和尚，这次亏得各派将聚集地选在此处，才使得这里有了些名声。自各派弟子陆续到达后，老方丈便休憩于后院，将寺院交给各派掌门打理。

两个时辰后，韩烨一行行至山顶，入眼便是寺院外空地上放着的十几具裹着白布的尸体。他和任安乐对视一眼，朝寺内走去。

佛堂内，五位掌门正襟危坐，远远瞧见韩烨走来，五人眉毛皆动了动，却没有起身。坐于首位的青城派掌门吴岩松脸色最沉，他身后立着提前赶到的鲁文浩。除去吴岩松和武当派掌门古苍，另外三位掌门的脸色皆有些苍白，右肩明显带伤。

韩烨走进佛堂，微一抬手，“韩烨代师尊向诸位掌门问好。”

这话一出，各派掌门面色都有些尴尬。净玄大师在云夏地位崇高，在座的都只算是晚辈。按江湖规矩，韩烨确实能和他们以平辈相论，只是他们哪个不是一把年岁了，此刻丢了脸面又跌了辈分，实在有些气闷。

“殿下请坐，无须多礼。”吴岩松摆手，朝他身旁的椅子指了指。

佛堂内只备了一把椅子，韩烨干脆地立在原地，懒得动弹。

苏家家主苏振东动了动右肩，朝任安乐打量了一眼，“殿下先不急，老夫还有些话

要问。这位姑娘昨日一箭伤了我们三人，不知师从哪位前辈？”

任安乐武功虽高，可也胜在奇袭。各派归隐的前辈出山，未必不能拿下她，他们只是想知道任安乐师从何人，免得犯了忌讳。

任安乐微微一笑，朝苏振东瞅去，“本姑娘姓任名安乐。各位掌门就别装了，青城派的人一早便上了山，我就不信他没跟你们告状。那位高徒是不是说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伤了他？”

见吴岩松冷哼了一声，任安乐抱胸于前，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化缘山是大靖国土的一部分，你们是我大靖的子民，区区一个青城派的微末弟子，凭什么让一国储君解下兵刃？”任安乐的声音懒洋洋的，却是掷地有声。

各派掌门脸色皆有些尴尬，对于习武之人来说，剑在人在，兵刃绝不会轻易被舍弃。他们也是到此时才知青城派弟子有此之举，遂都朝青城派掌门看去。

吴岩松脸色数变，却始终没有开口。

“任将军无须动怒。此事乃我们思虑不周，并无怠慢殿下和将军之意。”坐于堂中左下首的武当派掌门古苍解围道。他神情平和，继续缓缓道：“前晚各派弟子暴毙山中，我们因一时心急，才会下山闯营问责太子殿下。昨晚殿下修书与老夫解释此事，是以今日老夫才会邀请诸位掌门与殿下下一见。殿下愿意不带一兵一卒上山，足见诚意。”

原来韩烨昨日的书信是送到了古苍手中。古苍行事向来公正，想必也是瞧出了不妥，才会同意今日的会面。任安乐朝他的右肩打量了一眼，见他并未受伤，心知他武功定是高于堂中众人。至于青城派掌门吴岩松，昨日他缩在后头，任安乐的箭自然也就没能伤到他。

殿中一时有些静默。各派掌门都对古苍极为信服，纷纷点头。

吴岩松眼神一冷，敷衍地转头朝韩烨看去，“殿下，你于信中说可以证明此事非骁骑营所为，到底有何证据？”

“诸位掌门是为了忠义侯才聚集化缘山，如郑统领前日对诸位所言，朝廷定会严查此案。我与诸位无冤无仇，怎么会派骁骑营的人来围剿各派弟子？朝廷若真要对付武林人士，也不会等到如今。更何况大靖建国时，太祖与师父有约，朝廷江湖，两不干涉。只要大靖在一日，此诺便会守一日。”

韩烨是一国太子，说出的话自是分量不同，众人神情遂渐渐和缓。这些年，朝廷和江湖各派相安无事，而这件事也确实蹊跷，就算嘉宁帝要对付各派，也不会把太子送往化缘山当瓮中鳖啊。

“殿下说得不错。只是劫杀之人穿着骁骑营的衣饰，各派弟子身上所受致命伤也是

骁骑营兵士的刀法所为。武功可作不得假，殿下如何解释？”

吴岩松说完，就连古苍也朝韩烨看来。若非证据确凿，以他在武当和江湖的地位，绝不会和诸人联手，下山偷袭帅营。

韩烨沉默片刻，见众人盯着他，目光灼灼，当即便笑了起来，“请各位掌门给我一晚时间。明日正午，我会在寺外给大家看一看证据，来证明我军中将士的清白。”

韩烨神色坦然，举手投足间便有强大的自信，由不得人不信服。

吴岩松一怔，提声问：“一晚时间？”

“不错。若明日韩烨不能给诸位一个交代，随各位掌门处置。”

“好。”古苍点头，“殿下乃一国储君，老夫相信殿下不至于空口白话，就给殿下一夜时间。”

其他人见古苍应允，纷纷跟着点头。吴岩松虽不信，但也只能遂了众人的意思。

“那殿下今晚？”吴岩松问得犹疑。

“诸位掌门放心，今晚我和任将军会留在化缘寺。”韩烨说完，朝众人虚行一礼，拉着任安乐径直朝佛堂外走去。

古苍摸了摸胡子，神情有些感慨，“太子倒是很有些当年太祖的风范。但愿此事能如他所说，不是朝廷所为。”

几位掌门纷纷点头。毕竟太平盛世下，没有哪个门派愿和朝廷为敌。

回廊里，任安乐挑眉，“寺里草木皆兵，你去哪？”

韩烨松开她的袖袍，打了个哈欠，“昨晚一夜没睡，我现在去找个厢房补眠。听说化缘寺风景不错，你和苑书可在寺内随便逛逛。”

任安乐靠在横栏上，漫不经心地问：“昨晚我见京里送来了密信。你一夜没睡，莫非是东宫出事了？”

韩烨推开房门的手一顿，声音陡然冷下来，“没什么，婚期临近，东宫总管有些琐事来问我。”说着，他走进房间，一把关上了门。

砰的一声响，着实有些无礼。苑书站在回廊上，见任安乐半晌未言，小心地瞅了瞅她，又期期艾艾地唤了一声：“小姐……”

任安乐转头，神情有些微妙，“干什么？”

苑书随便朝四周一指，“殿下说景色不错，我们不如走走？”

任安乐径直朝院外走去，“寺里面有什么好看的，去外面。”

在她们不远处，一个青城派弟子悄悄缩了头，消失在院外。

任安乐抿了抿唇，眼底划过一抹狡黠。

这一日，任安乐领着苑书一路逛得威风凛凛，在寺内外做了半日螃蟹，硬是没半个人敢拦下她们。

傍晚，睡了半日的韩烨醒来，推开房门便微微一怔。

只见任安乐正坐在院内的槐树下，一只腿弯曲，闭着眼小憩，墨绿的裙摆随意垂在地上，碎小的花瓣被风吹散，拂过她的脸颊落在肩上。她眉头一皱，转了个头继续睡。

韩烨靠在门边，没有再靠近一步。

这一幕安静得过于美好，就像十年时间从来不曾流逝，他们还停留在那一年一般。

那封密信简单至极，赵岩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他到底给太子送来了什么。

“殿下，晋南密探来报，任将军乃安乐寨寨主独女，此一身份经探无误。只是曾有传言……老寨主独女幼时染病亡故，安乐寨一度后继无人，引得周围贼匪异动。任安乐八岁时现于人前，让传言不攻自破。她小小年纪便聪慧霸道，凭一己之力解了安乐寨之危。自此，安乐寨雄霸晋南，势力大涨。”

任凭赵岩如何探寻，在晋南也不过得了这么点儿只言片语，但对韩烨而言，已经足够。十年前，任安乐横空现世，五年前安乐寨老寨主亡故，自此她便孤子一身，再无亲故。可在半年前的三口镇客栈里，任安乐却分明说，她曾有一弟，幼年而殇。

任安乐没有说谎，赵岩的查探也没错，任安乐的确没有兄弟姐妹，可是帝梓元有。帝家嫡子帝炆言当年死于皇家圣旨之下时，只有四岁。任安乐说的幼弟，是那个她亲手交到他手里的孩子。

若不是帝承恩被洛川带到泰山圈禁，朝廷又难以探知安乐寨的消息，这个在晋南声名鹊起的女子定会惹得皇家怀疑。

他早该猜到的，能让安宁和洛铭西如此重视的人，天地间除了帝梓元，还能有谁。

“你什么时候出来的？”略带懒意的声音在不远处响起。

韩烨回神，眼底云淡风轻，对不知何时已经醒来的任安乐道：“刚才。”他走近两步，“怎么不去房间里休息？”

“这座寺里不知道藏着多少鬼魅，你身边一个人都没有，我不放心。苑书守在院外，这里现在没人能靠近。”充满关切意味的一番话，任安乐却说得很是平常。

韩烨一愣，沉默片刻才道：“下午你和苑书查到什么了？”

“郑统领被关在最右边的厢房里，由武当和青城派的弟子守着他。这里地形复杂，易守难攻。”任安乐起身，压低声音道，“明日若是生变，我和苑书拦住他们，你

先下山。”

韩烨没有点头，只是挑眉道：“你看出来了？”

任安乐哼了哼，道：“死的弟子皆是各派新秀，武功不差，却被人同时围剿于半山，这其中定是有内贼。”

韩烨点头，“郑统领当初在密信里提过，这次江湖中人齐聚化缘山是因为青城派掌门对各派送了英雄帖，所以这次青城派才会居于鳌首。”

“你怀疑吴岩松？”任安乐摸摸下巴，“也对，我今日看他贼眉鼠眼，没什么一派掌门的气度。”

韩烨解释道：“他是上任青城派掌门之子。”

“难怪，那青城派老掌门呢？”

“闭关了。听说当年他在师父手里吃过不少亏，如今师父闭关，他也学上了。”

“画虎不成反类犬。明日我们小心青城派便是。”

正当这时，院外有轻微的响动。任安乐和韩烨同时眉头一皱，朝夜色浓浓的院外望了一眼。

“安乐，明日军医会上山。你记得早些领各位掌门去前殿，尸首上的刀伤是否骁骑营所为，军医一验便知。”韩烨突然抬声，虽不至洪亮，却也能让院外隐隐听到。

任安乐心领神会，大声接口道：“殿下放心，一早我便让苑书去守着。殿下早些休息。”说着她朝门口走去，一步一步踩得倍儿响。

外间窸窣窸窣的声音仓皇远去。任安乐行到院门口，回头笑着朝韩烨眨眨眼，消失在月色里。

墨黑的身影渐不可见，韩烨倚在廊上，眼底瞧不出深浅。

帝梓元真的很聪明，他只是一句话，她便能猜出他想做什么。然而，若面前的这个人从来便是帝梓元，那任安乐呢？如果将来有尘埃落定的那一日，那个一身正气、为了百姓笑傲朝堂的女子，那个让他动心、活得肆意洒脱的女子，还会不会存在？

京城相府，左相染疾休赋在家已有数月。作为女儿的齐贵妃一向孝顺，请旨归宁。

后宫里人人都道齐贵妃天生菩萨心肠，是温柔似水的好性子，又兼生得一副温婉柔和的好相貌，是以孕育皇子皇女，得圣宠数十年。

书房里，齐贵妃一边替左相倒满清茶，一边和他对弈，声音不急不缓，“父亲，您已休赋在府三个月了，还不愿入朝？”

后宫和前朝一向休戚相关，她要稳住地位，左相在朝中的势力便不能动摇。